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汉语国际教育学报

(第六辑)

张旺熹 邢红兵 主编



科学出版社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汉语国际教育学报

(第六辑)

张旺熹 邢红兵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国际教育学报. 第六辑 / 张旺熹, 邢红兵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0.3

ISBN 978-7-03-064510-4

I. ①汉… II. ①张… ②邢… III.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学报 IV. ①H195.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33142 号

责任编辑: 张 宁 张翠霞 / 责任校对: 杨 赛

责任印制: 李 彤 / 封面设计: 蓝正设计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20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B5

2020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4

字数: 279 000

定价: 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汉语国际教育学报》编委会

主编 张旺熹 邢红兵

编委 (以姓名音序排列)

陈丽霞 崔健 崔希亮 丁安琪 郝美玲

江新 姜丽萍 [法]柯理思 (Christine Lamarre)

李春雨 李宇明 [美]刘乐宁 苏英霞 邢红兵

杨建国 袁毓林 [日]张黎 张旺熹 [美]周质平

编辑部成员 赵果 许皓

目 录

互动语言学研究

- 会话分析和汉语话语研究.....陆镜光 (3)
- 学术机构性话语的支持性言语反馈研究.....李水 (26)

汉语本体研究

- 新兴构式“要不要这么X”的多角度分析.....中田聪美 (43)

汉语习得研究

- 汉语听力理解过程中正字法信息（汉字字形和拼音形）的
激活现象.....郭晶 (59)
- 基于汉字书写偏误分析的初级汉字教学研究.....刘现强 (82)

汉语教学研究

- 情境重建：汉语学习模式的新思考.....隋岩 (97)
- 美国小学“兴趣课形式”汉语教学探讨.....李朝辉 钱锐 (109)
- 德范克系列阅读教材字词复现率及文本难度考察.....王蕾 (132)

汉语速成教育研究

- 新媒体资源辅助下交互式初中级中文阅读课教学设计.....张倩 (149)
- 基于案例分析的短期来华特殊项目中的文化教学研究.....纵璨 (161)

跨文化研究

- On the Translation of Gendered Language in the 17th-Century Collection
of Chinese Vernacular Short Stories—*San Yan* 梁霞（177）

“一带一路”研究

- “一带一路”建设中汉语武术语言的推广 耿恺斌 文朗（207）

互动语言学研究

会话分析和汉语话语研究

——新方法、新语料、新发现*

陆镜光

摘 要 本文通过对自然语料的深入分析,揭示会话分析的方法及其在汉语话语研究领域中的应用。文章首先介绍了会话分析发明人萨克斯在话语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重点说明哈维·萨克斯如何摆脱传统语言研究中对“编码”和“解码”的误解。文章指出,会话分析的方法有三个主要的组成部分:①采用自然发生的语料;②进行深入、紧扣语境、时间敏感的形式—功能分析;③采用交互主体性的视角。

关键词 会话分析 汉语话语 自然发生的语料 哈维·萨克斯 多模态 社会互动

一、背 景

会话分析作为一种研究互动言谈的新方法,肇始于哈维·萨克斯(Harvey Sacks)的讲义(Sacks, 1992)以及萨克斯、谢格洛夫(Emanuel A. Schegloff)和杰斐逊(Gail Jefferson)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一系列重要著作(Jefferson et al., 1987; Sacks et al., 1974; Schegloff and Sacks, 1973等)。在萨克斯的讲座和著作中,人们首次认识到话语是如何通过缜密的设计对自身的解读进行引导的。在他的著作中人们也看到了互动中的各方通过对话中的话轮序列共同实现交互主观性时所遵循的程序的详细描述。就其理论基础而言,萨克斯的会话分析受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

* 本文的英文版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Chinese Discourse: New Method, New Data, New Insights* 曾在 Chris Shei 编撰的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2019)上发表。

的“人类方法学”影响颇深（Garfinkel, 1967, 2002）。本文重点介绍会话分析的基本方法，有关其理论观点我们将另文讨论。

如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的出版物中所示，在萨克斯之前，学界在对语言的处理上遇到了诸多理论上和实证上的问题。在理论层面而言，语言符号被概念化为语码，交流被看作是编码和解码的过程（Saussure, 1959; Russell, 1940）。由于种种原因，语言的形式优先于意义（Bloomfield, 1933; Chomsky, 1957）。但是一旦形式脱离了意义，就无法仔细考察它们之间真正的联系，具体而言，即会话中的各方是如何借助形式来构建意义和解读的。在实证层面而言，尽管“语境”一直被认为是重要的，但在实践中，人们更多只是口头上而非真正全心全意地去关注它，以至于很难找到一个对“语境”的定义或何以构成“语境”的操作上可行的说明。再加上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想法，即语言的研究可以通过对单个句子进行自省而完成，而孤立的句子又可以通过记忆来编造或重构，这就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

萨克斯的开创性贡献包括放弃语码理论，代之以指标理论（indexing theory），该理论在形式和功能之间保持持续和紧密的对话，并通过坚持使用自然发生的语料（naturally occurring data），赋予语境（及互动）应有的中心地位。本文的目的不是对整个汉语会话分析领域进行文献综述，而是将会话分析作为一种众所周知但却知之甚少研究方法介绍给研究汉语话语的学生。本文通过对一个会话样本进行周密的分析，展示会话分析的基本原理以及它在实践中如何应用、如何操作。

二、会话分析：新方法

如上所述，会话分析方法建立在以下三个基本要素之上：自然发生的语料；周密的、语境化的、时间敏感（time-sensitive）的形式—功能分析；交互主体性的视角。

（一）自然发生的语料

如果语料的发生不是提示（如访谈）、实验或其他形式的设计的结果，也就是说被收集用作分析的文本或交谈话语是在自然条件下产生的，那么这种语料就可被视作是自然发生的。会话分析对自然发生的语料的坚持并非出于某种自然的浪漫见解（比如认为“自然”优于“人工”）；恰恰相反，坚持使用自然语料源于需要确定一个专一的目标，即那些以日常生活经验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现象，并对其进行周密的考察。在这一方面，作为一门实证科学，会话分析始终是由语料驱动的（与由理论驱动的，如各种形式的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相反）。一般来说，会话分析的起点是自然发生的言谈的记录（视频或音频）。这些记录被反复地、仔细地聆听（或观看），然后被详细深入地转写出来（Jefferson, 2004）。

（二）周密的、语境化的、时间敏感的形式—功能分析

在检查记录时，分析者以语料转写为辅助，缓慢而谨慎地进行逐字、逐行、逐时逐刻（因此具有时间敏感性）的分析，将注意力明确集中在谈话中每一个语句的形式（设计）和功能（行动）上，通过尽可能准确地说明如何使用特定的设计来执行特定的（社会）行动，来不断进行形式和功能之间的相互质询。这种必要的严密的描写方法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用一个语料的小样本加以说明。

（三）交互主体性的视角

要衡量这种分析是否成功，关键是要看其是否采用交互主体性的视角。交互主体性的视角必须包含并基于一种“内部”（emic）视角（Pike, 1967），即一种来自互动内部的视角。更重要的是，交互主体性有别于科学家假设的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客观”视角，也有别于由非科学家（如文学评论家或普通人）采用的同样单一的、无所不包的“主观”视角。会话分析学

家的目的不是揭示或发现科学的客观性，也不是提出纯粹的个人观点，而是从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的角度出发描述形式是如何传情达意的（随着说话人和听话人角色的不断变化、转换或轮转，从一个时刻到下一个时刻）。从这种分析中产生的任何论断，原则上都可以经由他人在检视同一语料的基础上加以核实或者推翻。

要完成对会话分析研究方法的概览，必须对会话分析不是什么做出一点解释。

首先，虽然名为“会话分析”，但其研究目标并不局限于日常生活中面对面的交谈。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会话分析是广泛适用的，并且实际上已经被应用于许多非面对面情境的交谈和互动的研究，包括求助热线在内的电话交谈（Schegloff and Sacks, 1973; Luke and Pavlidou, 2002; Baker et al., 2005）、非言语行为（如 Ivarsson and Greiffenhagen, 2015）、视频交流（Harper et al., 2017）以及媒体和其他文本等（Eglin and Hester, 2003）。

其次，虽然互动言谈确实是会话分析研究工作的主要焦点之一，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会话分析并不局限于考察狭义的交谈（语言的词汇和结构）。Goodwin（1979）和 Schegloff（1984）的研究就是将会话分析应用于通过行为的设计开展的具身（embodiment）研究的两个先例。最近，学界对交谈的辅助手段——凝视、面部表情、手势、身体姿势等——有了越来越深入的研究，简而言之，就是多模态研究（如 Li, 2014）。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全面的交际情景，会话分析学家在研究中越来越依赖视频记录。

再次，有时人们认为会话分析主要关注的是结构的问题，比如话轮转换机制。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会话参与者所做的一切——参与者自己认为具有交流意义的话语设计中的每一个元素，不仅包括如何进行话轮转换，还包括词的选择、语调、韵律、头部动作、手势、面部表情等，都是为同一目标服务的，那就是社会行动（如问候、邀请、祝贺、哀悼、抱怨、安慰等）的形成和执行。因此，会话分析的着眼点在于行动和互动，它关注的是意义，而不仅仅是结构或形式。

最后，与前一点相关的是，人们对会话分析似乎存在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会话分析没有考虑到甚至禁止在直接会话语境之外参考社会和文化的信息。在此必须强调，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会话分析着眼于意义和行动，在进行分析时，研究者必须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话语的设计或解读的任何相关信息考虑在内。这种知识是否从某些角度来看被视为“个人的”、“社会的”或“文化的”，都与会话分析无关。唯一重要的是，信息与当前分析目标的相关性是否被证明是基于语料本身，而非分析者自己的臆想或虚构（Hester and Eglin, 1997）。

三、会话分析：一个范例

展示如何使用会话分析研究方法，没有比语料分析示例更好的途径了。通过例证，我们可以看到自然发生的语料是什么样子，它是如何被预处理（或转写）以便于观察和考察，如何语境化，如何进行逐时逐刻的分析，以及交互主体性的视角如何进入其中。

用于分析的语料片段取自三个朋友 Mandy、Yu 和 Tina（均为假名）的对话录像。对话是在 Mandy 公寓（在香港）的客厅里用粤语进行的。按照会话分析的惯例，在录音之前，参与者除了“彼此愉快地聊天”之外，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他们应该说什么的指示。在这一段谈话中，最先出现的话题是婚礼，因为 Mandy 刚刚结婚，而 Tina 的兄弟恰好也在一周前结婚了。

当我们进入谈话时，Yu 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训斥”Mandy，因为她在婚礼上没有穿传统的中式礼服。随后，Tina 以“结婚礼服”为主题，在下一个话轮中继续跟进讲述了母亲在兄弟的婚礼上的故事（表 1）。

表 1 新婆婆（SR-C01: 0748）

		lei	tai	haa	ngo	aamaa
		你	睇	下	我	阿媽
1	Tina	you	look	just	me	mum
		You just have to look at my mum,				
		((T starts lifting head))				

续表

		((T starts looking at M))			
		((M looks up in the direction of T))			
1	Tina	((T fixes gaze on M))			
		((M engages T's gaze))			
		((T's right hand leaves home position))			
2	Tina	>zeok	dou	gam	hang
		着	到	咁	行
		wear	until	so	elaborate
		See how very elaborately she was dressed			
		((Raises right index finger))			
3	Tina	((Does a swift and vigorous downward-swiping gesture at M just before 'you', then moves hand back to home position on final particle 'laa'))			
4	Tina	☺lei	aa	[zi	laa<
		你	就	知	喇
		you	then	know	FP
		and you'll know,			
5	Mandy	[[°Aaiyaa xxx° EXCL Oh...			
6	Mandy	((Widens eye gaze in show of anticipation for T's next bit of talk))			
7	Tina	(.) [<LAAILAA::I	wo>	daailou=	
		奶奶	喔	大佬	
		mother-in-law	FP	man	
		(She's the) MOTHER-IN-LAW, man!			
8	Tina	((Raises right hand and does a circling movement with a half-open palm as she widens her smile and says 'mother-in-law', then returns hand to home position))			

续表

9	Mandy	((M grows smile, straightens up and laughs just before 'man'))					
10	Tina	=[°zeok	dou	xxx°			
		着	到				
		dress	till	xxx			
		Dressed so xxx					
11	Yu	=[laaiLAA::I		lai-ge-wo:	[ho	zanhai	
		奶奶		来㗎㗎	呵	真係	
		mother-in-law		FP	right?	really	
		Mother-in-law she really is, isn't she?					
((looks up from photo-album, gazes at T, puts big smile on face, as she says 'mother-in-law'))							
12	Tina					[laailAA::i	wo:
						奶奶	喔
						mother-in-law	FP
						Mother-in-law!	
13	Tina	Waa	zoek	dou	sim	dou	aa
		嘩	着	到	閃	到	啊
		EXCL	wear	until	glitter	until	FP
		So dressed up and (how her dresses) glittered!					

(一) 语料转录

在对这段语料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转写文本，以便了解分析者在转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以及为什么有必要对视频进行如此详细的转写。转写的方式和符号是以杰斐逊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首次提出的一套规则为基础的。这套转写规则现已相沿成习，一般以“杰斐逊转写规则”之名广为人知，并被会话分析的实践者采纳为会话分析的标准。

看一下表 1 中的转写文本，就会发现一些显而易见的特征。首先，转写按照视频记录中所获取的谈话逐字进行表示。可能会被认为是“错误开始”、“重复”、“只完成了一半的句子”或“语音弱化”的话语被尽可能忠

实地记录下来。例如,在转录文本的第10行,可以看到Tina在继续(从她刚才在第7行所说的话)更多地谈论她的母亲(或者,用专业术语来说:来开始另一个话轮构建单位)。但是,正当她开始组织下一句话时,Yu用表示理解的举动(在第11行)来表示她强烈同意。这一交叠导致Tina刚刚开始的话渐弱并(至少暂时)被放弃,为Yu的话轮让路。尽管Tina在第10行的话语不清楚,也不完整,但我们还是在转写中试图表明,她确实是在互动的那个节点要开始说些什么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因为Tina接下来说的话(第12行和第13行)现在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为不仅仅是关于她母亲的故事的延续,而是作为一系列特定的行为,首先涉及的是对刚刚讲过的故事(第10行)的详细阐述,接着是面对Yu争相表示理解的举动(第11行)而被(暂时地)打断,回应并认同Yu的举动(第12行),最后是故事的细化或延伸(第13行)。如果没有仔细地注意到她在第10行中的沉默、含糊不清和不完整的话语,并将其记录在转写文本中,就不可能认识到Tina行动的复杂性并更为准确地进行描述。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组成说话人话语的词是按正字法而不是从语音上表示的,如第1行中的you和look是用罗马字母化的粤语书写的(分别为lei和tai),几乎不尝试通过国际音标(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IPA)符号使它们更加“准确”。事实上,甚至连声调标记都被排除在音节之外(当然,粤语本身是有声调的)。这样做的理由是,作为特定单词和短语的一部分(如tai和haa作为单词tai-haa的成分),对会话参与者来说,每个音节都有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确定和识别的身份,因此它的确切语音表现(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是不成问题的,也无须作为分析注意的焦点被强调。有时,特定音节的身份和可识别性确实会给参与者带来问题,并可能给交流带来挑战。当发生这种情况时,转写者必须确保对所述音节的语音给予更严密的关注,并在必要时借助音标仔细加以记录,如Jefferson(1985)对英语会话中定冠词the的不同表述的处理。

这种转写的第三个特征是对一系列韵律现象的注释,包括(音节/单词)长度(从长到短)、音调(从高到低)、响度(从大声到小声)和节奏(从快到慢)。例如,Mandy在第5行小声说出的话语是用一对程度符号表示的,

而 Tina 在第 7 行大声说出的话语则是用大写字母表示的。韵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韵律和多模态(或具身),如目光凝视、面部表情和手势,共同构成了说话方式的有形形式[另见 Brown 等(2014)和 Duranti (2015)分别对韵律和多模态的补充方法]。

这种伴随谈话的多模态特征是在口头话语下面的一行单独描述的。它们的出现与它们对应的言语对齐,以显示两者之间的时间关系,正如分别插在口头话语和具身表现前的短垂直线(“|”)所指示的那样。转写文本中的一个例子就是 Tina 在第 1 行的话语。当 Tina 开始说第二个词(look)时,她的头从说前一个音节(you)时向下看的位置抬到了一个水平位置,然后她开始朝 Mandy 的方向看去。与此同时, Tina 的右手开始离开原来的位置(在当前情况下指的是她的膝盖)(Goodwin, 1981; Schegloff, 1984; Li, 2014),为一系列手势做准备,下文中我们将对此进行描述。

最后一个必须提到的特点是对包括间隙和交叠在内的话轮与话轮之间的(inter-turn)现象进行了仔细的注释。毋庸置疑,转写者对这些谈话细节的密切关注源于会话分析对互动和交互主体性的关注。在做会话分析时,研究者的注意力牢牢地集中在互动语境中话语的构造和诠释上,而非仅仅是在说话人或话语上。交谈中的交叠及其解析(Jefferson, 1973, 2004; Schegloff, 2000)的意义,通过语料摘录中的一个例子很容易得到证明。从转写文本中可以看出, Tina 在第 12 行话轮的开头部分与在第 11 行的 Yu 的话轮第二部分是交叠的(正如在交谈同时开始之处两个相应话轮左方的方括号所示)。仔细观察这些交叠的话语,我们会发现, Tina 的话轮正好是从 Yu 话轮的第一部分结束的时候开始的。Yu 话轮的第一部分本身就是一个话轮构建单位,因此具备成为一个潜在的话轮的条件, Tina 下一话轮的开始可以说正好发生在一个话轮转换相关处,也是一个合理的话轮转换处。Tina 在第 12 行的话轮因而并不是打断,而是对 Yu 先前话轮的快速回应。这一例交叠的意义在于,作为附和赞同行为的结构特征,可以用“及时启动”来表述(Pomerantz, 1984; Tanaka, 2015; Luke and Tanaka, 2016)。换言之,这一特定背景下的言谈交叠,并非对互动和交流构成任何障碍,而是作为 Tina 附和赞同型回应结构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